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毛鶴舫

李秋錦

陳午亭

潘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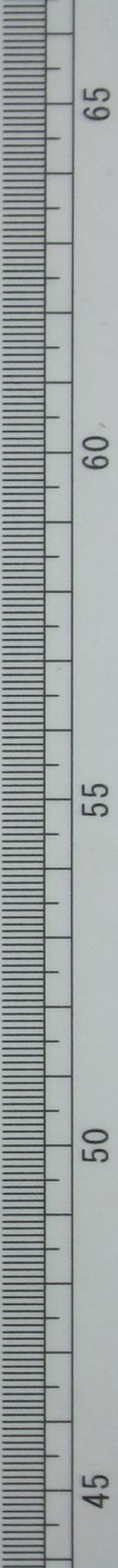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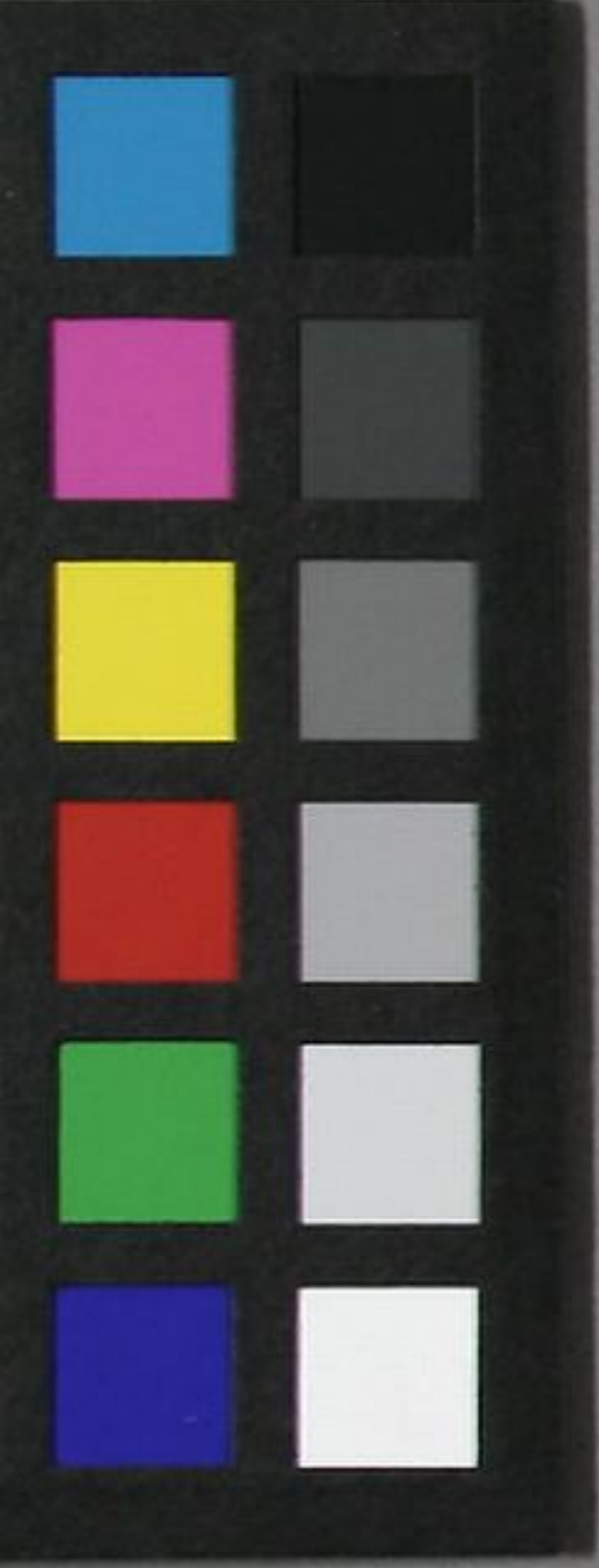
徐丹崖

馮少渠

方望溪

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25
 5



文庫 11
D 225
5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四

歸安徐一然鳳輝輯評

烏程氏亦福少梅參訂

鶴舫文鈔目錄

嘯竹軒宴集序

萬柳堂記

子房擊秦論

王烈女墓誌銘

泊菴說

書鶴舫文鈔目錄後

鶴舫少從事於詩古文辭後悉詩之妨文也屏絕詩不為而致力於古文自謂口致上於震川之樸學顧愚以



010190556919

爲辨香固在南丰也其文修整可喜亦不乏風韻足以傳矣西頰曰毛子固學韓而得歐者也余未信之

叢談 愚按鶴舫復徐晉公書曰南丰湛深經術斟酌方剛向韓愈之間數年來寢食其中未嘗暫釋然自惟思淺而氣浮力輕而韻短此中甘苦幾知淄澠玉石之不可混真確論也又與人書曰自惟生平既肆力古文精力短淺不能兼綜並致故絕筆不爲詩者十餘年其專如此 丁秀才子夏曰鶴舫少工詩後刻苦爲古文專心致志絕去吟咏有指摘其文者輒欲下拜舉宏詞科不遇出爲縣合政績多一 絕文清夷淡達卓然名家

鶴舫文鈔

嘯竹軒宴集序

乙卯春予與渭仁寓西陵東琪虎男暨武令昆季招飲於家稱黃宅適蕭思亦以他事至蓋不異南皮之游也觴酌既酣吟詠間作因分占諸体以記勝集及丹宿醒未解而俞子季璫張子景龍手一編見過亦同人宴會作也余讀之有爲五七言古者爲五七言近體者爲排律者爲詩餘者爲南北曲者合之得十人諸體因以各異與予曩夕之會不謀而同至其葩采繽紛光怪錯落又苦駕予輩而士問其齒大率在終賈間信乎西陵多

才不可量也夫。昔人有云：其才與位可及其年不可及。若穉黃已號此邦耆宿，東琪誓思年且逾強，位予輩亦肩隨其間。雖意氣豪上，不減古人，而酒後耳熱，脫冠挂壁，鬚毛間有種種者，相與慷慨悲歌，唾壺盡缺，孰若季璫諸子，以盛年而馳騁文酒之足樂，歟！故吾於斯編，慨勝集之不常，復快西陵生才之盛，且念壯盛智慧，殊不再來，既以自感，更欲爲季璫諸子勗焉。

萬柳堂記

由崇文門過接待寺而東，風物清曠，道中無車馬跡，又里許至萬柳堂，入門循東北行，小逕紆折，窪處植架木爲橋，其下伏流沮洳，絡一奔會，聚者鋪泓，散者星列，小艇可容數人，汎汎若苔雪間，其上因澹池之深，以爲山岡阜回互，邱壑蒼莽，拾級而登，則西山晴翠，明滅可指，雉堞左右映帶，視民廬所隱蔽處，不盡如環而中斷焉。榆柳合圍，叢生蔓植，毋春夏之間，綠陰千頃，架花蒙茸，如雪中行，中列數楹爲堂，周以迴廊，護以曲檻，亭臺一二落落，如不經意爲之，其旁爲放生池，又其外爲育嬰舍，襁褓之委棄者，收載字鞠，晨夕如歸，問之，則皆相國馮公所創始也。昔椰子厚以游觀爲爲政之具，俾亂慮滯志無所容入，然後理達而事成，故唐宋大臣坐鎮方

州每務爲廣園崇榭以相矜尙至其入參大政則寥寥不
不甚多見揆厥情事大紂有三輦輟之間閭闔櫛比患
無隙地一也寸椽片壁出之私帑不能稍需僚佐二也
幾務應酬公私謀賚苦于日不暇給三也公則闢地城
東之隅人棄我取而節縮其俸糴之入以資締構至於
公餘杜門卻掃凡請託私謁謝不與通是三者人之所
難公之所易宜其搜奇抉異而增都城之勝也論者謂
公日上引年之表浩然將歸老千家萃數年精力而付
之於不知誰何之人任四方之遊者自爲主焉其大公
無我已于此見之而猶有未盡也夫公之心豈僅爲十
女歲時觀覽之藉已哉將令百爾有位休沐燕遊有以
滌其亂慮宣其滯志孜孜於爲政之具更因放生而思
民族之待命推育嬰之惠而遍及於顛連疲一之無告
者焉併以告夫宦成而年迫耆耄者亦當知引身而退
之義卽或主眷優隆不獲終請而其心灑然于爵祿之
外則亦聞公之風而起也夫

子房擊秦論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予
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一于一事之成敗
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惡久矣然考其時天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四

下之大勢已定，即令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為，而幽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虽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于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兵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於遽屋耶？予故謂荆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一始皇於兼并既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

與勢之異也。皆天也。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擊，非歟？予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于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王烈女墓誌銘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祥符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擲幾絕，誓以身殉。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一偕往。是日為天祥小祥，烈

女出向所愛聘陳之靈凡躡踵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
一烈女願留侍舅姑之瑞不得已令妻與女偁其臥起
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于陽
武王姓已為娶妻生子輅妻死遺孤就哺外氏烈女思
自旣之為于門宗祧計王堅不與烈女益失望適天祥
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曉烈女夜起自縊是夕
有大星隕於家里白二氣自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
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
二其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
一日矣事聞奉 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葬於城南

之新阡邑令毛際可經里其壘事嗟乎近代歸震川先
生有曰女未嫁守貞非聖人之道予謂此固聖人所敬
而不敢以概天下之中人故為已嫁者律曰一與之
黜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為令听人之自行其意
予嘗尚論往事使泰伯而嗣父封伯夷而食周粟皆不
背於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之奇以求其
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倘律以震川之論將
併議十為賢智之過歟昔予曾叔祖母章亦以處女稱
未亡人坐臥小樓者四十年詔旌其閭余每過墓下必
展拜欷歔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事故不

辭而為之銘

銘曰。梁上之組耶。床頭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書疇為之稱說也。

泊菴說

予友夏子樂只。卜宅於葛嶺之東。而自名其居曰泊菴。或曰。夏子所居。枕湖之滸。望之泛。也。然與鷗鷺相上下。類乎偃帆停檝。而休息乎平沙淺瀨之旁者。名之以泊也。固宜。余曰。泊之義大矣哉。今夫舟行者。屈指戒途。過都越國。雖曠日持久。而其心恬然安之。一旦阻淺河渠。舟風州者。以及積雨之所濡。巖巖寒。堅冰之所一。則

焦勞。拂抑。儼然若不可以終日。蓋人情之不樂于泊也。甚矣。然當其凌彭蠡。涉洞庭。下巫峽。浮呂梁。聞津。錢塘。身試不測之險。濤驚浪駭。檣樹傾欹。長年三老。東手相向。望有偃帆停檝。休息乎平沙淺瀨之旁者。慕之。渺然如在天上。然而已無及矣。夏子負不羈之才。曠然高寄。閑賦小詞。徧紀湖山諸勝。與至則仿大嶺倪迂。數幅以寫胸中淡遠浩落之致。偶有以榮利出勉者。夏子則高咏如此風波不可行之句。以自儆。蓋幾也乎。遊世無悶者與。豈止以此名其居也哉。或曰。昔之高流逸士。有為浮家泛宅。往來若雪間者。奚必其泊之足云。余曰。昔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四
之人不以身試不測之險而止往來於蒼雲間其亦猶是汨之義也夫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五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嘉興楊 虬負熊參訂

秋錦文鈔目錄

黃陶菴先生集選序

遊顯山記

俞處士荷鋤圖贊

東昌孝子傳

書秋錦文鈔目錄後

秋錦見王于一侯朝宗文曰是不難遂期竹垞共作古

送朱方菴之官峨嵋序

明崇禎御書記

林逸莘春釣圖贊

廖氏傳

文秋錦文清婉悠揚王之拉襍侯之叫囂不繞其筆端惜乎存稿之少也秋錦於堯峯為石交與竹垞齊名天下羣稱曰朱李云

叢談 秋錦曰自頃文章當絕續之會一二恃才者出或以數十年所欲為之文而成於數日夜用以街示於人人以此爭多之或以山林遺逸不能絕意于謁而挾其文以自豪於公卿之間其有合於古之立言者否耶丁秀才子復曰吾里詩文固初為極盛兼長者羣推朱李秋錦先生曾有文緯之選海內文人郵筒驛使投贈滿插架雖其書未成亦可以見一時之盛矣

秋錦文鈔

黃陶菴先生集選序

往者先生盡節之歲予未有知識其後從時文中稍稍習其姓字每手一篇輒慕思不置維時先君子顧而命曰童子欲知若人乎乃詳示先生殉國狀且曰是嘗有古文辭卓然成一家言今存軼不可知惜汝未及見也良年識之不敢忘比歲無事發故篋得有明文章數十家次第甲乙之取其言之不悖於道可傳於後者類為一書自遜志齋集迄震川集總太少五家而止最後乃得先生文五十首於曰下主者索本甚急即日繕寫掇其尤

十有七篇。蓋自先生盡節以來，思其文而不得見者二十有五年，而所得止此。然先生遺稿實未盡也。當明之季，士大夫寡廉鮮恥，卽平日自號爲能文章，侃侃議論而臨事，濡頤貪祿苟活，其末路有不可言者。先生成進士甫二年，國亡，義不獨生，於城破之日，慷慨自裁，非有刀鋸之迫于前，而視死如歸，何其偉也。及觀先生集中，當諸生時所作，已惓惓君父之際。至甲申，哭友文則曰：庶勗將來，公步亦步。然後知先生之能辦大節于一日者，其期許有素，而非出于慕尙矯激之爲矣。余旣錄先生文行，且博蒐散帙，以成完書，而輒畧其冊曰：明第六家文選，以次於熙甫之後。嗚呼！明二百七十年中著述之家，可謂極盛，而余以六人者蓋之，論者不譏其見之不廣，卽疑其取之太刻，而抑知以正學始，以先生終，節文。草。深。厚。義文章並垂于不朽，此往代所希覯而有明之文，洵不可謂非盛也已。

送朱方菴之官峨眉序

山川之與歌詠相遭，非偶然也。昔人稱蜀山之奇，甲天下，而峨眉又爲蜀山之最。然唐宋以來，詩人之久于蜀者，莫如子美。蜀人之能詩者，莫如子瞻。而兩公皆不得登峨眉。蓋子美身經天寶之亂，流離顛悴，雖其在蜀最

久所履十數地然皆在蜀東北而未暇一至西南子瞻
固蜀人自登仕而後僅以明允武陽君艱一再返鄉里
自此不復至蜀矣然則兩公之不得登峨眉抑若有數
焉而茲山之奇秀無由紀載于篇什以此知山川歌詠
之相遭若此其不易也朱進士方菴以司李改官得蜀
之峨眉令以去峨眉縣小而僻為令者所不樂居而進
士平生讀書懷古一返俗吏之為嘗注杜詩於諸家統
繆多所是正又好讀子瞻之詩今得是邑識者以為有
先幾焉峨眉二山並峙而爭勝青衣江出其下俯視平
卷益綿巨者下有餘里而縣治實當其麓肩輿朝發而

夕可至君之所遭視兩公為獨厚矣今字內和樂既非
若子美之身經變亂而君以為政之餘從容登眺亦豈
子瞻之長去其鄉國者所敢望哉然則他日者徘徊二
峯之間對積雪之森寒觀岷江之浩蕩必有發為歌詠
以補兩公所不逮者而山靈有知其亦可無憾於寥寂
也夫

遊顯山記

李子載酒登卞山道場浮玉諸峯還坐顯山之上山去
府治不數里本淺狹不足觀獨其上有唐李適之飲處
是為窪尊亭游子之所休息客曰今日之樂是宜詩子

蓋賦焉勒于茲亭以詔來者予聞其語愴然以悲而不能答也昔羲之登歐餘山顧謂賓客百年之後寧復知逸少與諸卿至此乎此其事殆與羊叔子登襄陽峴山語從事鄒湛相類以彼兩君之賢卓然為當代引重其宦游吳楚又多自德澤於人然當其賦詩飲酒俯仰今昔而不能自必至發為感慨無聊之思若此况於予哉明萬歷初吾先博士與沈尚書純父並流寓于此時當神廟初江南尚繁麗湖山無恙兩公者相與觴咏吟嘯品題誌載所在幾徧然如卞山浮玉諸峯為先人寢起之地而荒碑斷壁剝蝕於鼯鼯狐兔之傍接其跡杳不可得矣初沈以此部郎言事得罪時相會先人以詩史被朝論文章梗概流映天下而誅茅鑿石于此是其得傳宜在王羊二公之列乃百年以來泯滅若此然則茲山之不幸而失傳者又不知凡幾嗚呼是愈可悲也已既以此語客凡游是山者十有餘人相與撫然而罷予乃退而為記蓋不在一時之聚散已也

明崇禎御書記

御書章文懿懋早朝詩一首後題丙子春賜戚臣有福旁有玉璽文曰大明崇禎皇帝萬幾餘暇之筆亂後工部郎臣高承埏購得之藏于家歲己亥長年始獲拜觀

於其子伯鈞之宅。嗚呼！自賊破京師，龍馭升遐，九廟畫
 晦，其時鏤臣錦題之書，內府便殿之藏，中寺失其典守，
 鬼神不為呵護，固已蕩為雲烟，而銷為星日矣。至於勳
 戚舊臣，數蒙傳賜宸章，天藻淪失於播遷，兵火之間者，
 又不可勝數。茲何為而獨存耶？豈帝之靈寶式憑耶？當
 乙亥丙子之際，流賊蔓延，及於汝潁，天下不可謂無事
 矣。帝方以英哲之資，勵精求治，自踐祚以來，羣小芟蕪，
 此則不能羣奸固在朝也。
 如振槁葉，猶復撤懸滅膳，勤聖學于經筵，御平臺而召
 對使當日者，一二臣工，出其死力，以相左右，國事猶不
 敗。日懷而帝且得以幾務之餘，從容翰墨，與章題三聖。

後先相照，顧不盛哉！乃內多持祿之臣，外有同功之將，
 遂使宗社旋移，而殘綃斷素，亦比於軒后之遺弓。此莫
 茅下士，所以稽首而太息也。違者天寶之八分，宣和之
 繪畫，彼皆以遊豫廢其國事，而喪其故都，藏者猶爭寶
 之。今煌煌鉅筆，出自令主百世而後，必且傍皇嘆羨于
 其側，況乎承誕之身，被國恩者也。作鈿其宝持之，尙無
 戮哉。

思宗於戢山、漳海諸人，亦心知其賢，不但不能用，必
 從而貶斥之。溫楊等小人，推心委任何也。

俞處士荷鋪圖贊

俞處士荷鋪圖贊

當其壯也志在功業嘗以稷契自比迨發為文章師六
經友左史晚而泌水衡門從容講道靜修自雲之風庶
幾彷彿其一二蓋所任者遠矣若夫荷鋪以隨行吟而
返乃達人曠士之常先生顧獨取乎此或曰是有託焉
獨不見夫滔滔之流水

林逸莘春釣圖贊

我觀古人非漁而漁身不可見何取於圖其或達者心
在江湖為漁不能繪以自娛今有人焉枕經籍書幸無
軒冕而處田間不漁亦得畫之何居釣祿耶釣漢各
典應之者曰是則與趨我家闌闌鄰于屠沽若青蓮花
托根沉淪九州可歷遲暮焉如載思曩哲儼若啟予甫
里先生烟波釣徒筆床茶竈樵婢漁奴形豈我役物莫
我拘逍遙以游天地蘧廬是之取爾君言何迂予笑且
話子真漁乎明持一竿行與子俱

東昌孝子傳 照震澤沈氏閭刪本
下一首同

孝子者失其姓名父母並老而疾業買以養既娶婦生
一子所居有樓舉家屯宿其中一夕隣人不戒于火及
孝子宅孝子急起脫其父復冒火入父止之不顧會大
風起火驟甚竟不得出母及妻子無免者孝子猶兩手
抱持母不解云康熙六年予客東昌海寧查日菴述其

事

李子曰夫人當倉卒之際而至性乃見母雖不得生孝子無愧矣患難人所時有吾見彼妻若子未有不先脫者也嗚呼是以賢孝子孝子非求名郡之人從而略焉不聞干有司可慨也夫

簡而足烟波無際

廣傳

廖氏者開封某縣人流寓東南嫁沈大誼美容儀工挾彈走馬及鞦韆蹴鞠高繩諸技所至人遮道觀往時吾見之烏程道上羣少年方逐射顧見紙鳶起一人出錦

織成約曰郎中與若錦不中罰如直于是少年皆不中

廖氏行而前曰妾請為君彈之一發而得載其錦以去其後復見之吾里呼之園舍中使盡其技隣比從屋上窺之皆歎絕目是不復相聞後十年移家吾郡之南村值歲大旱村人多絕食廖氏為給一月糜賴以全者數家亡何大誼死慨然曰吾少之所為長而悔焉所為浮沉者壻非此不活也今壻死寧復為辱人賤行哉遂著比邱尼服邀其鄰一老嫗俱入臯亭山結茅屋惡衣糲食焚香誦佛見者不能狎也山有猛虎常殺人過其門率馴擾而去山中人益異之嫗歸述其事予益自歎其

昔之淺于窺氏也。或謂廖氏生長江湖之上，嬉戲躍冶久矣，豈能作苦居深山，終其身，然彼既美顏色，負絕世之技，不幸而夫死，使不自愛其身，則土豪俠少，旦爭致之，顧舍此不為，遠蹈荒山虎穴中，其所挾持，未可量也。○眼○界○開○濶○別○有○懷○抱○天下大平，一二英傑，無以自見，往往託于藝術，而流俗不察，謂之無人，觀廖氏可知矣。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六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歸安丁仁咸奏軒參訂

午亭文鈔目錄

勸廉祛弊疏

評昭烈皇帝三

史蕉飲過江詩集序

記女奴景事

清端于公傳贊

書午亭文鈔目錄後

午亭年少登科，擢膺講幄，簡任綸扉，初不廢學，文以六一為宗，紆徐頓宕，耐人往復，其虛懷下士，栽植良多可

謂過人遠矣

叢談 先生自序曰吾二十登朝優游詞館稍稍爲古文以自娛長洲汪鈍翁見而大異之吾感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若自有得焉 烏程嚴大令謙曰我朝之宰輔以古文名者吾得四人焉孝感熊氏賜履澤州陳氏廷敬桐城張氏英安溪李氏光地也 丁秀才子復曰午亭文平正淵雅修潔自喜當時最稱愛士爲海內物望所歸手采猶可想見也

午亭文鈔

勸廉祛弊疏

竊惟國家久安長治之基關於風俗風俗盛衰之故繫乎人心正人心厚風俗之機存乎教化故品節度數必有定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使天下移風易俗回心同道尤教化之急務也洪惟 皇上堯仁舜哲禹儉湯勤總攬天下之大權先教化而後刑罰謂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而宏獎官方廉爲尤重臣愚謂貪廉者治理之大關奢儉者貪廉之根柢欲教以廉當先使儉然而不能遽致者則積習使之然也臣伏見我 皇上盛德淵純

躬先節儉。御服無奇麗之觀。尚膳鮮兼珍之味。蚤朝宴
罷。謹小慎微。與中外臣民共登淳古之風。一時公卿大
夫。是則是傲。宜蒸蒸有不變之機矣。臣謂風俗未能盡
儉者。蓋古者衣冠輿馬。服飾器用之具。婚喪之禮。賤不
得踰貴。小不得加大。今或等威未別。因而奢僭之習未
盡化也。百金中人之產。一裘之費。奚啻百金。綺紈之服。
機絲所織。花草蟲魚。時新日異。舊者猶新。新者已舊。貧
者循舊而見嗤。富者卽新而無厭。轉相慕傲。積以成風。
外官之仕者。或擁僕從數十百人。衣輕策肥。車馬闐咽。
震驚道路。泥沙之用。不惜貪饕之行。易成由是則富者

黷貨無已。貧者耻其不如。冒利觸禁。妄冀苟免。幸不罷
於法。則以高貨誇耀閭里。愚民無知。見其如此。游末趨
利多。離農畝。棄其本業。質誼所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
食之。欲天下無饑。不可得也。百人織之。不能衣一人。欲
天下無寒。不可得也。其始由於不儉。其繼至於不廉。其
卒至於天下饑寒。饑寒切於其身。姦宄因之而起。此所
以刑罰未能衰止也。然則風俗何以厚之。亦曰正人心
而已。夫好尚嗜慾之中。於人心猶水之失隄防也。是教
化之所宜先務矣。伏祈勅下廷臣。博考舊章。詳議定制。
御賜之衣物。許其服用。及近御之人。照常不議。外官員

士庶冠服衣裳飾用之制婚喪之禮有宜更定者斟酌損益務合於中其淺近易行如貂狝獠獠昔有官品之分今則庶人服之矣如緞綢昔有官民之別今則雜然無辨矣○收○束○深○醇○並宜釐正使永遠遵行至若外任官輿馬僕從不得過侈制度既定罔敢陵越則節儉之風可以漸致工者不必矜能於無用商者不必通貨於難得奇技淫巧棄本趨末之民將轉而緣南畝田疇闢則民無饑寒民無饑寒然後可以興於禮義廉恥而國之四維以張太平無疆之盛治端在於此又豈惟勸廉吏而已

評昭烈皇帝三

昭烈託孤於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孫盛論之曰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隣囊括四海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因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若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其非人不宜啟篡逆之塗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按盛此論可謂不知昭烈亦不知孔明者也嘗觀古者堯舜之與賢以公天下為心而昭烈之量子以安國家為念雖其所志不同不可謂照烈之心非出於至誠也夫昭烈之於孔明其君臣相遇卽三代之隆亦鮮可匹是以成王之賢猶致疑於公

且也。惟湯之於伊尹，伊尹之於太甲，昭烈之君臣，可以同類而觀焉。昭烈之任諸葛，其智不愧成湯，諸葛之不負昭烈，其忠可比伊尹。伊尹放太甲而天下不以為嫌，諸葛亮其人也，非昭烈不能為此言，非孔明亦不足以當之。君臣之際，豈有所謂詭傷者哉！如盛之論，可謂不得古人之用心者矣。

史蕉飲過江詩集序

比在直廬，上遣中使傳問。今之詩人，孰與爾等比？今或未然，其後可冀有成者為誰？悉以聞。維時以綸音優異，惶恐幾不能對，有頃乃言。今之大官才士，皆為上

所深知，臣皆弗能如。後進之士，臣交遊絕少，以今所懽而知者，則翰林史某、周某其人。也。蓋桐堊之詩，其始聞於韓慕廬宗伯，而蕉飲則惠然貺我以篇章者也。予以才小任重，退居深念，蕭然閉門，不能盡交天下之賢豪。至如二子者，或聞而知之，或惠然貺我以篇章，則固予所欣然自慶，樂從之游，將賴其剴切討論，以自策勵，使不至於耄老而無成者也。夫詩之為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至者足以動天地而格神祇，窮性命而明道德，雖不能至，然心竊嚮往焉，豈不亦甚盛矣乎！而終以窘陋少暇，坐荒如此。然二子果天下之賢豪間出者也。桐堊

久在翰林而蕉飲改官給事中掌垣事今請急將歸維揚示我以前後所為詩洋洋乎風人雅頌之遺音矣其氣淵若本乎性也其言藹如約乎情也可以字句求而不可以字句盡也 上嘗有是言矣賜廷敬詩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也於戲此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廷敬何足以當之其惟吾蕉飲乎昔周之盛以文王周公之聖化行俗美其時名卿賢士廢揚雅頌播諸朝廟下至兔置考槃之野人逸民莫不能詩太史采之順其首節被之管絃蓋詩之為教宏矣今

問也蕉飲歸而涉遠林探澗谷與野人逸民咏吟嘯歌以適其樂而余且歸老於山問茅簷竹簟以其餘日引觴點筆造為屬和用以忘老至之憂亦以見友朋遭際之隆皆 上之明賜將永矢勿替焉而前所云窮性命而達天人者於蕉飲乎望之予老矣弗能幾及已

記女奴景事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興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處啣豕來熟晚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其家諸柴數通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何何環伺

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傍虎。臥如故。景抵邑門。坐守。至天明。門開。趨縣庭。號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避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計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腴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蓋其艱如此。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然。泣下。左右視者無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使人感動如此。此豈非出於其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為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樵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為士君子者。

清端于公傳贊

陳廷敬曰。異時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白吏。所首

指名者也。余為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師，京師一老
 姬往來侍御家，間嘗譚語云：某不愛錢，豈楊繼宗耶？楊
 公去姬時三百二十年餘矣，而姬能稱說之，蓋當時名
 聞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為
 士者，可不嚮慕乎哉？予感姬言，而心識之。其後與衛文
 清公周祚、魏果敏公象樞、布政畢公振、姬數公者，遊數
 公天下，所謂廉吏也。皆晉人在陽城二三百里間，夫
 天下清白吏，不易得，而為世所指名者，乃獨多在於晉。
 可謂盛矣。乃今又得于公，于公之清操偉烈，章章如是。
 千百年下，必有如老姬之稱揚公者，可無以余文為也。
 獨是余公之鄉人也，既多賢人之迭出於其鄉，而又嘗
 職在史官，親見聞公之行事，廢各臣之烈湮，鄉先生之
 蹟，皆莫重焉。故次序之，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然心嚮往之。余生賢人之鄉，而志其撝行，亦將以
 為取斯也。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七

歸安徐斐然鳳輝軒評

烏程汪尚仁惇夫參可

稼堂文鈔目錄

廣言路疏

樸學齋稿序

日知錄序

顧亭林先生六十壽

戴南枝傳

書稼堂文鈔目錄後

上某學士書

陸冠周詩稿序

冠事編年序

沈兼人先生壽序

沈節婦墓誌銘

書稼堂文鈔目錄一

先生資稟絕人奉亭林爲依歸故所學深博無涯涘而發之爲文昭昭然如日星之垂也汨汨乎如江河之流也夫亦庶乎辭達者矣

叢談一秀水盛大合曰二曰先生文以氣勝氣盛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愚按先生山水游記狀難狀之景刻鏤藻績盡相窮形最堪把玩以謀篇太長碍難拾誦概不復存昔人以本朝禪喜文字惟稼堂爲第一拙選概不復存丁秀才子復曰文章各有師承西溟得之軫石稼堂得之亭林山公得之青門椒園得之望溪所出雖不同其源流固不可沒也至若雪苑之

文冊寧都之易堂月銀季鍊切削之功爲多亭林不欲稼堂以文采自見蓋不深於道未有能進於文者少陵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指六朝之風績者而言非謂文盡無當於道也后山云平生一瓣香敬爲曾面豐古之作者其重於師承如此

稼堂文鈔

廣言路疏

伏讀 上諭地方官吏諂媚上官苛派百姓總督巡撫
司道又轉而餽送在京大臣其於中外情弊洞悉之矣
乃從前此等情弊曾經發露者幾人曾挂刑章者幾人
臣下不法不廉至於如此而猶然網漏吞舟則以未經
指摘糾參 皇上無從而知之處分不得而加之也誰
司指摘糾參之年者非言官乎言官不過二三十人耳
目或有所不及而又不許風聞言事彼賂遺交私之狀
至深至秘無跡可窺言官自非得實固難形諸白簡况

此奸貪之輩又不難以勢力把持金錢縉紳言官稍有
沾染則藉口熟視而不敢言臣按建言古無專責歷代
雖設臺諫之官其實人人得上書言事梅福以南昌尉
而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而論程元振陳東以太學
生而攻六賊楊繼盛以部曹而劾嚴嵩本朝舊制京官
並許條陳自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
言為越職言事例當降調處分夫人主功日達聰常懼
有所壅蔽故宜導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豈盛世
之風乎臣請除越職言事之禁俟大小臣工各得獻替
進言之途廣則國上行私之徒不得人人而把持之結
納之衷乎有所忌而不敢為於此輩甚不便於國家甚
便也其在分監司守令等官若大刑大弊果係真知灼
見者亦許條奏地方災荒督撫不肯題報者州縣官徑
得上聞如此則民間疾苦無所不通 皇上端拱九重
而周知四海之外矣更請許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以
必要情寔則開其口而奪之氣奸貪者大不可高枕而
作敢言之氣其大奸大貪不經糾彈別行發覺者言官
一併處分 世祖章皇帝成例具在可仿而行有能奮
擊奸回不畏強禦者不次超擢庶幾紀綱振而萬事舉
也

上某學士書

某聞善為治者不務為求治之名而貴有致治之實孔子曰其人其政舉後儒亦言有治人無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與盛世無殊而不能為治人法意不相孚名實不相副上下相家苟且成俗也今天下已治平矣百官之職掌不為不明諸司之條例不為不備防貪禁奸之法不為不嚴然而紀綱猶不能無廢弛民生猶不能無凋弊天災地變猶不能無垂戒者何也由實心求治之人少而大小臣工莫肯以天下國家為事也為郡縣者但求錢糧盜案不累考成民生之休戚非所問也為監司者但求期會簿書得免註謫官方之清濁非

所計也有一大事則彼此瞻徇有一大議則上下揣合皇土欲理財則以開設事例為經費裁減工料為節用皇上欲用人則越次陞轉謂之才能循例保舉謂之章異內廷外闈莫非委蛇將順之人蚤作夜思無非彌縫掩護之術視官資如傳舍止望超遷視仕宦如經商但圖牟利自身家妻子而外其於國計民生漠不相關甚至以忠言讜論為忌諱罔上行私為得計積習相沿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皇上重感天變赫然震怒抉擿謫訶諭以洗心滌慮經各衙門設立科條增嚴加密至為切要然以言乎致治之本則猶有進夫欲致

治則必以實心行實政。上下一體，宮府一心，真知天變之足畏，民巖之足憂，惕然有同舟遇風之危，朝夕講求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耳目心思，相為統攝，若保母之乳嬰，兒啼笑痛癢無所不關，如農夫之治禾稼，螟蟲蠹城無所不去，則利不期興而興，弊不期除而除矣。若徒恃科條以防奸，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無行法之實，竊恐彌縫掩護之弊，更有甚於前也。假如今制督撫地方官，與在京大臣交通者，華職此其所得而禁者，輦下拜往之儀，交耳使在數千里外，私人往來，潛通貨賄，能知之乎？官吏坐贖滿千金者，誰論死，審能如法則

人人皆揚震鄧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遠於人情，則必有所不行，不行而法故在，則必巧為相遁，掩覆之術愈工，交通之跡愈密，而議者且以台行禁止中外肅清也豈不殆哉夫天下未嘗無才其才未嘗不能辦事特患無以驅策而激勵之於是以其才智專用之於身家以其聰明專用之於彌縫掩護設也一變其習以其為身家者為朝廷以其彌縫掩護者為拊循保障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所賴二三大臣為皇上陳其綱領辨其本末以實心實意振起天下之人材以大權轉移天下之積習開誠布公信賞必罰

除一切苟且之暇立萬世宏遠之規則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紀綱肅而民生安矣某一介草茅罔知治體蒙閣下虛懷下問至再至三故敢肆其狂言直陳管見以爲今日所獻納者當在正本澄源之論而區區科條律比之事固可以置而弗道也

樸學齋藁序

凡天下制作之事莫不有材焉有法焉榱桷杞梓竹石瓦甃宮室之材也規畫措置各得其宜者法也牲牢魚鳥蔬果稻粱飲饌之材也烹調劑量和其味而適於口者法也徒材不可以爲美徒法不可以致用文章亦然

經史百家天人理數章程典故草木蟲魚何一而非文之林剪莠運用起伏開合變化錯綜何一而非文之法古之作者未有不厚積其材深斫其法而能以文辭名世者也明之末造學士大夫大率誇多鬪靡爭新尙異或矯而入於晦僻或放而趨於繆悠其中繩度者甚少迨於今朝纂言君子頗覺其弊思救之以雅馴之文五十年來家誦歐曾人說歸王文體寢趨於正然而空疎淺薄之弊百出惟求波瀾意度彷彿古人而按其中枘然無有是可以爲古文乎明季之失在法不足譬之堂殿樓閣填塞錯雜而陳美宿弊痘腥滿前也今人之短

在材不足譬之竹籬茅舍位置清疎而一覽無餘烹焚
燒翰鮮潔可餐而詫言天厨王饌莫我若也二者交相
非而不足以相尙苟封已而自足畫地而不前則過矣
林子吉人閩士之傑出者少以才學鳴於其鄉歛然不
自嫌負笈來吳從汪鈍翁遊講古文之法復之都門與
諸賢公卿豪雋之士上下其議論見聞博而蘊蓄深故
其文詞清醇典雅文質相宣矧獲有餘而精義不乏固
不徒守其法而有意乎儲材者以林子之年力志尙誠
能殫精研思窮高極遠貫天人以爲學羅古今以爲資
譬若採木劉林伐石南山以就繩股之繩削而于門萬
戶無不可營出尙方之珍羅水陸之品以供易牙之烹
俸而天下之至味具焉豈不高出時流萬萬哉林子自
國門歸不鄙余而枉存之爲極論文章得失之故因序
其集以廣其意焉

陸冠周詩集序

余自髫齡時聞武林陸麗京先生之名未得見比若中
嶽起亡兄與先生同坐繫亡兄蒙難而先生得免尋去
爲僧不知所之令嗣冠周有文行能世其家歲在乙卯
余遇之西洽握手相勞苦言其尊人游行無定在欲往
尋求而母老弟幼不得去以爲恨余念冠周尊人雖久

不歸要之尚在天壤而吾兄遂化爲異物永無見斯嗚
咽不能自已辛酉秋過冠周於京師則言母沒服已除
弟稍長便當子身求父不見不休余甚悲其志頃復見
之西泠則言三四年來訪父於楚於粵於豫章都無所
遇比聞山左有異人能以術知人存亡死生將匍匐往
求焉余方居母憂復念冠周尊人雖若存若亡爲子者
猶得竭誠悃冀望萬一而吾冊溘然長逝獨無所致吾
情益悲慟不能自已既而冠周出一編詩示余天才駿
發高明秀麗縱橫馳騁能極其才之所至而沉思獨往
一飯不忘親之意憤見則出不可掩抑夫文生於情風

騷樂府大都志臣孝子感結無聊之所爲以冠周之情
事異人迴腸結氣形之聲詩即使不文猶當工絕又况
生有雋才溯源家學望靈珠而抵崑璧者乎夫豐山之
鐘霜降則鳴葢山之哀聞歌而沸精氣相名物有固然
龐京先生工爲詩章冠周以其懇摯篤摯之情發爲悲
涼激越之調鼓官宮動鼓商商動氣激所感當有引而
日近之理一日山蟲水渚邂逅相見牽衣捧杖携持歸
末此樂何極獨是無民之痛日往月深無時解由風
撼碎寒鎗熒熒讀冠周詩愀然不知涕淚之橫集也書
此以志吾悲

山知錄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深貫
百家上下千載詳者其得朱之故而歸之於心筆之於
書朝章尉典民風土俗元元未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
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詞章綴
斬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
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
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漢顧古今通達治體曷
嘗有空疎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
古自其少時最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

一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傑之士不安於固陋而

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探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

大若唐荆川揚用修有明王介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

子嘗云爾

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

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

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

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

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躬源溯本討

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者老其出

川風俗疾若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嗜好自少

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篋白隨旅店少休披

尋搜討嘗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索考必歸於至當有

一獨見援古証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士士甚

先生嘗語先外祖一西亭先生田當世博經之士音俱

多然語學問必歛雅惟顧志牛凡制度曲引一有不能明

兄之然夫亦江在河漢之量惟亭林竟無虎法其海

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先生先生

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無賢不

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

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

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

考正其謬誤至於嘆禮教之衰渥傷風俗之頹敗則古

稱先規切時弊為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王

是書也意惟未元名儒能為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

未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

藁較斷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尚書徐公健

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而未果二公繼沒未念是

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關中年友汪海容贈以買山之資

舉界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

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并田之議至

易化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問立

言不為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

固固其可哀矣

卷之九十一 七 豫堂

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士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据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寇事編年序

有明中葉如武宗之敗度熹宗之不君皆足以亡然不亡而亡於懷宗邊患如土木之蒙塵佞幸如彬寧之亂政奄寺如振瑾忠賢之肆毒皆足以亡然不亡而卒亡於流寇懷宗非失德之君流寇亦可辦之賊而日憂月滋舉天下之全力莫之能制此豈獨一機一策之失哉其所由來者漸吏略言其故厥有多端一由於守令貪

殘明之未造政以賄成親民之官莫肯留心撫字但知剝下媚上以取陞遷民不勝誅求則羣起而爲賊賊日多而民自少以有驅之者也一由於大吏玩愒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督撫監司多文臣少武略寇之初起蔑視爲不足平及其方張則爭言招撫日姑撫之而修我戎備一就撫則恬然無事而不爲之虞間有才能練達者又意見不協文法拘牽莫克奏功一由於武臣驕蹇三百年來武途積輕文臣率奴隸視之一旦有事以爲迫而用我其庸鈍者既選輒畏縮卽知兵任戰者亦養寇自封督責之急不得已力聞取一捷卽高壘自便策調

不前三者皆寇之資也。而其根本則在於朝臣植黨而營私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人之媚已者親之，異已者憎之。所親予善地，所憎予危疆，不問其能勝任與否。惟用以快恩讐，主上用一能臣，則羣而咻之，商一良策，則比而撓之。遂使明作有爲之主，宵旰焦勞於上，而愈理愈紛，愈撲愈熾，卒致國亡身殉。而後已，故曰去河北賊，易去中朝朋黨，難癒疾成者不可療，木心蠹者不可扶，豈非百世之炯鑒哉！凡爲史者，將以明著一代興亡治亂之故，垂訓方來，明亡於流寇，蹂躪遍天下，自起至滅，二十餘年，是宜有專書紀其始末。亡兄有意編纂明代

之書，先師戴耘野元生爲之分任寇事，崇禎一朝無實錄，取十七年之邸報與各臣章奏，私家記載採輯成書，用編年體，排日繫事，不漏纖毫。依司馬溫公先叢目次，長編後通鑑之法，寧詳毋略，寧瑣毋遺。提綱綴目，有條有理，自延綏起事迄西山餘黨之滅，凡十八卷。吳梅邨先生作綏寇紀略，既刻成，有以先師之書告者，購得數卷，嘆曰：志寇事自當以編年爲正，恨見此書晚耳。先師旣沒，未求得其稿，崑山吳修齡以爲太繁，少加刪節，附著已見，頗有發明，一展卷而寇之出入去來盛衰分合，燦若列眉，實史家之要書也。覽者詳考焉，而見當時禦

國朝廿四家之金卷十七

賊之方何者為得何者為失若覆敗局而審算之一一
可了其細故蓋不可勝言茲特論其大者揭諸簡端以
為力殺賊不如使民無作賊欲安民必先擇吏擇小吏
必先大吏欲外臣公廉必先延臣精白此端本澄源之
論閱是編者重念之哉

頤亭林先生六十壽序

貧人君子之生於世其亨屯窮達之數類不能必之於
天而獨有人焉屯而不困窮而不厄若為天之所留以
有待者此其人於世何如也在剝之上九其象為碩果
不食而復之象曰復兵見天地之心乎剝之上九其復

之初九也然非此剝而不盡之一陽即無以為復生一

陽之根柢是故華落而實存冬之實春之華也薪燼而

火傳暮之火晨之薪也漢自黨人議起海內名德細羅

略盡而鄭康成獨全於榮錮之餘黃巾不入其里徒眾

數于人昭烈修弟子禮所注經籍百代宗之隋承南北

之季綱紀文章蕩然文中子挺生其時慨然有宏濟蒼

生之志獻策不用家居著書詠歌先生遺風河汾之間

才俊如雲卒贊貞觀太平之治是二人者皆不顯於當

年而傳諸書傳諸人以昌其業於奕世之後可不謂天

乎蓋陰陽之數剝不極則不復而剝既盡則疑於無陽

是故剝復之際消長絕續之間天心所由見也其在序
 卦也不受剝以坤而受剝以復其在人也當天地閉塞
 之時而有特立不懼○水○法○哉○豪○邁○世無悶之君子○獨○在○淵○霰雪集而不凋
 者松栢之所以待春也風雨晦而不熄者膏火之所以
 待晨也是可以答天心矣吾師亭林先生負名世之資
 學貫天人而遭懼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顛沛岸獄之下
 顛危者數矣卒自全客游二十歲窮邊絕塞靡險不經
 而筋力不忘今六十矣精明強固無減壯年是先生之
 得於天者獨厚故天特重困之而又曲全之使不躓不
 顛為剝而不盡之陽以待七日之來復也天心可見而

不可測華野之耕潤濱之釣此天之不可必者也著書
 立言教育英才此天之可必者也先生亦操其可必者

待之而已吾儕又何疑焉先生之學遠於經術而又洞
 達當世之故其言覈而通達而有體要所著書上自經
 籍圖史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
 有助後學不在康成下而浩博闔深有過於今日所傳
 文中子之書特年來棲櫟曠野充箱盈簾多未成之書
 又遭亂漂泊迄無定居四方來學者輒謝去故其書未
 大顯從游不如昔人之多蓋康成隱不其之山而徧注
 六經文中子歸老河汾而門人口進今先生轍迹幾遍

天下自茲以往且卜築山巔水湄買田而隱輯其見聞以成未完之書亦將無辭以謝來學之士未雖駕下海內英賢豈無王基崔琰魏徵房元齡其人者出而光大先生之業是末之幸也夫是天下之幸也夫

沈兼人六十壽序

司馬子長作遊俠傳於布衣之雄稱譽之不容口而班孟堅力反其說馬伏波何儻人也亦以任俠戒其子弟昔賢所見不同如是余謂古來俠士自有二種輕財養士植黨樹權能生人能殺人如朱家郭解之徒謂之豪俠義勇所激奮不顧命畢智竭能脫人於險加孫賓石

吳保安之流謂之義俠豪俠者氣份之隆其流爲背公死黨世所不必有也義俠者列丈夫之事專於濟困扶顛世所不可無也余年十八亡兄蒙難嫂姪北徙思爲存孤計尾其後以行時同行者爲沈君兼人亦以所親懼禍謀存其孤余惟且弱抵燕山見事不可爲力盡而返兼人強毅能辛苦獨背兵戈踐冰雪走絕塞數千里外設奇運策卒如其意所欲爲嗟乎士平居意氣相許雅屬情脈寫來亦宜若可托死生一旦有難袞裳遠引惟恐沾濡疾聲呼號不一援手救者比比皆是兼人於其所親非有骨肉之分金蘭之好特不忍其破巢毀卵見義勇爲赴湯火

而不恤成事而還終身無德色此所謂義俠者非耶余
既孱弱無能爲亡兄知交徧天下竟無一客緩急可使
如沈君者遂使兩孤兒長淪絕域生死不知此余於沈
君愛之慕之恨同行時知之不盡也君歸躬耕湖濱種
瓜鋤菜粥粥若無能者絕口不言往事里中兒或凌轢
之輒逡巡弗與校尤爲善藏其用今年六十矣精悍之
色猶在眉宇脫遇知己侯彘田光不難爲惜世無知之
者使老於田間可嘆也雖然魚腸青萍屢試必缺孰若
庖丁善刀而藏十九年猶新發於硯乎君之韜奇不耀
乃所以盡年而莫之傷者也一龍一蛇老氏之學君殆
知之矣余久欲爲君作傳而未果思君介壽之辰聊書
梗概雖君之隱德不欲聞於人無使其無傳焉

戴南枝傳

戴山人易字南枝不詳其世系出處語操越音數稱說
劉念臺先生及酉戌間事蓋越之遺民云來游吳門年
七十餘矣蒼顏古貌幅巾方袍談論惺惺喜吟咏能作
徑寸八分書吳人傳客之先師徐侯齋性行高峻平居
闔戶不見一人特與山人相得稱老友先師暮年喪子
欲自營墓地以告山人山人曰甚輿家言人人殊且君
無力延致吾相明此術當爲君求之先師言先文靖公

葬陽山吾不欲離其側子勿求諸他所山人乃芒鞋箬笠循陽山左右求之久乃得一地屬諸大姓購之不得而先師沒僅一談婦一孤孫儻不繼謀葬先師於祖塋而族人不可山人曰吾業已爲侯齋任此事不得地一日不了於是棄絕百事買小舟遍歷諸山邨舟所不至徒步跋涉高山充谷無不窮探風餐水宿無間寒暑山人素不爲人相地人亦無以是煩山人者獨爲先師營度費皆旨辨之經年乃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以告耒曰地甚佳又在梅花深處與高土相宜地價須三十餘金無所出耒先以十金成券餘將徐圖之會耒有

黃廬之游山人募於人無應者乃矢願賣字以買地初求山人八分書者非其人多不應得者必厚酬至是榜於門書一幅止受銀一錢人樂購之貲稍稍集又相旁地當買者并買之凡四十餘金而地畢入耒遠游歸驚喜過望蓋吳下營墓惟卜地最難地師旣鮮良者薄有名即高旨標置喪家具舟輿備欲饌同相視三四年或不能得一善地先師既慈遺孤孫族黨無相關者耒又遠隔百餘里於何求地旣得地則塋費雖重猶易舉耒於是力任之義故聞有助者又費七十餘金而先師竟葬矣旣葬山人復爲之培土栽樹伐石立表又費三十

餘金意猶未已。山人酷貧，寓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絺，其
求地也。日之所營，神之所馳，無往不在。是黨面黼足，傍
徑山谷中，不知疲悴。其賣字也，銖積寸累，悉歸之地。不
妄費一錢，一蒼頭不能忍飢，輒辭去。寄食僧舍中，語及
徐先生，必流涕。人多笑其迂，識其愚，終不爲悔。至誠感
人事，竟以集。嗚呼！先師簪纓世家，親族故舊甚衆，身後
鮮過而問焉者。山人并有葭葦之親，笠笠之雅，徒以片
言心許，不惜傾身命以踐之。無所爲而爲，豈非天下之
高義哉！充是類也，豫讓之吞炭，嬰杵之藏孤，桃哀之併
衣，保安之積絹，何所不可爲。山人不言其生平，試大略

可知矣。山人作釣臺詩，至數百首，有家不歸，年八十遊
賀壽者之釣臺，旬月乃返焉。

贊曰：越多奇士，若唐王贊、林霽、山輩，義甚高。山人其流
亞。與侯參先生苦節五十年，所遭逢多奇，晚得山人
力，遂以克塋，蓋有天焉。然吳中第一義舉，爲越人將去
念之，令人慙。士有一節，而足以垂名千古者，余傳山人
不及他事，然以不朽有餘矣。
以不沈節婦墓誌，諸照震澤沈氏問同本。

嗚呼！食人之祿，有死無二者，謂之忠臣。處人之室，有死
無三者，謂之節婦。若夫者，未嘗知其主之必危，夫之必

始也與同安樂中更變故不渝其守而人猶難之若夫
見其已危已殆而捐軀事之履險任艱鞠躬盡瘁豈不
尤難而尤賢哉節婦馬程溫氏貢士橫之女歸同邑沈
文然溫沈皆茗中望族文然祖演爲大司寇父及兩兄
皆舉於鄉許壻時方鼎盛已而金陵有大獄詞連伯兄
論死籍其家文然以出嗣免猶坐仲兄科塲事與叔兄
偕徙塞外方獄急時有言婚可解者溫女聞之慟哭求
死父母乃曰世固有甫婚而夫遽亡者壻長流與死等
此女命也復何怨但沈氏不可無後當及其未行而嫁
之遂請於官出獄就婚仍時時執紼如足三在乃行於

是舉一女一子臨行時子猶未出腹也二親尙未一節
婦白此大事夫去孰爲主者不謀袂黨不用地師尅月
襄事令文然視復土而行既行家難尙未息有好民王
式者以沈氏籍產不盡訴於官徧歷監司督撫以至部
寺所株連自餘人涉訟八九年迨親王廷鞫始抵式罪
而沈氏田宅尺寸無留者溫之資裝亦盡中問文移駁
詰吏胥誅求干名萬狀親屬或坐視或陰下石節婦旣
備嘗慘苦而能審幾應變不挫不擾故家破而猶能立
孤其明哲有丈夫所不逮者文然至徙所僅二年而沒
萬里負骨歸節婦歷血驗之乃葬文然生母與嗣母並

在堂節婦事之。曲盡孝謹。生母病瘵。節婦扶持臥起。三
十年如一日。文然之叔兄。先聘於徐。難作。請婚不即許。
瀕行。乃成婚。竟無子。節婦與徐同室而居。如親姊妹。叔
兄遺言。以家產盡與弟之子。節婦不聽。卒為立嗣。其臨
財。能讓如此。治家一用勤儉。年荒。屑豆為糜。自食。而奉
姑及膳塾師。如平時。教子女有法度。慈而能嚴。婚嫁既
畢。節婦力竭。心枯。發病以卒。卒於康熙丙子七月望日。
距其生順治乙酉十二月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子琬娶
吳氏。繼娶凌氏。女嫁溫。抵。慙。嗟。子當沈氏禍烈時。使溫
氏稍稍觀望。則文然不得如。若敖之鬼。且餒。何有門戶。

婦。矢。死。靡。他。庭。宗。祀。於。一。綫。如。茶。嚙。藥。備。歷。人。世。之。
辛。卒。使。沈。氏。亡。而。復。存。碎。而。復。完。與。尋。常。秉。義。守。貞。
者。何。啻。倍。蓰。而。其。父。母。兄。弟。咸。共。成。就。之。章。連。破。家。終。
已。不。悔。豈。不。亦。賢。哉。溫。之。先。有。陸。太。孺。人。以。節。孝。聞。有。
家。訓。行。世。其。子。寶。忠。先。生。官。新。安。明。亡。闔。門。殉。難。今。節。
婦。始。聞。陸。母。之。風。而。興。起。者。與。琬。將。以。某。年。月。日。合。葬。
節。婦。於。其。考。之。兆。以。狀。來。請。銘。銘。曰。
夫。亡。守。貞。婦。道。之。常。遭。懼。奇。昵。不。亡。而。亡。子。猶。在。腹。夫。
乃。投。荒。生。分。死。別。地。遠。天。長。況。家。多。難。如。沸。如。羹。葬。蜂。
辛。螫。矢。集。於。牆。藐。茲。弱。質。懷。冰。履。霜。不。競。不。絀。唯。義。之。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八
將如操尺椀涉海洋如持寸針紉百裂裳精誠所感
天日迴光漸出埃壘以登康莊備舉喪塋孝養高堂撫
孤有立始謀允臧功存宗祀德衍蒸嘗展矣禮宗俾也
可忘宜旌於國宜表於鄉刻銘幽宮萬世之藏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十八

歸安徐斐然

秀水朱聲應破民叅訂

丹崖文鈔目錄

木香書屋後記

復朱竹垞先生書

復朱竹垞先生書二

輿門下土書

書丹崖文鈔目錄後

丹崖久困公車舌耕自給涉歷半天下晚捷南宮未絕
授職其文感激豪宕情深文明雖排偶太多不掩其精
彩也嘗傲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披拾有明一代之文

纂輯歷有年所將皮成書而死遺稿無傳此固丹崖之不幸而亦有明一代文人之不幸也悲夫

叢誌

愚按丹崖雅意選輯明文悉殫心者二十餘年

庚午之歲過江右羅君亦潭有水乳之合是選所由託始也其文章之類自辭賦詔誥奏疏以及墓銘祭文爲類者九十餘種其爲卷二百四十其爲書倍於文編其去取之意則以有關國是有係人心有裨益於綱常各教者爲主大意欲與明史相表裏其目述云爾丁守才子復曰丹崖久於場屋以授徒爲事所選明文惜未經授梓其文與酣落筆渾渾無涯力破節地足以豪矣

丹崖文鈔

木香書屋後記

予以庚寅臘盡同蔣景山朱旋吉至滇所居在撫署之西庭內木香一木大餘從尺天矯茂密蔭可一畝蓋中原所未常見也然所謂書屋者獨景山居之而予居在木香之北分葩借綠時時得寓口焉因爲作記以誌一時之盛未獨旋去去景山復歸而予獨行踽踽蕭然無伴如失羣之馬如喪偶之鱗如惡禽之去其故匹而無與從也於是徬徨躑躅感慨淒涼嗚嗟歎惜鬱鬱居此竊自念萬里而外所可與朝夕晤對周旋不忍捨去者

獨此花在耳辛卯冬月余遂移寓景山信齋即所謂木
香書屋者也光陰如駛忽忽又至春日木香花放香氣
不改然家人上下若貴若賤無不知有此花者而皆不
知護持愛惜灌溉而培植之各士人及人折如此惟務採折之以伐其性蹂
踐之以傷其本泐而視之不使與幽蘭同其媚也賤而
留之不使與丹桂並其芳也滿徑蓬蒿一林荆棘是甚
垂首喪氣無能有所自異焉者不數日而摧殘零落花
意索然如柳絮當風敗荷遇雨同歸蕪滅殆盡之數乎
於是憫其憔悴恤其苦辛嘆其遭逢使其孤另又深洒
是花既得遇予而予當一齊衆楚之勢如唐如啞不能

為之錯持調護于其地也詞海是風一不掩有宋元各來風力雖然是花亦無足愛恨百
之憾耳以為不祥之玉挺而斃之卞和之璧且以為新

山之石別而棄之使其曠不遇伯樂將與駑馬同盡于
鹽車耳焦桐不遇蔡邕將與枯木同燼于爨下耳天下
事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可勝道哉又何右于是花
之區區者也予于是悼之痛之而又為慰藉以解之作
木香書屋後記康熙壬辰歲三月十八日

復朱竹垞先生書

讀所示古文意真語杜格老氣蒼而其足與荆川震川
胡伯仲者尤在一潔字自昔操觚之士人欲名家其諱

論才情或不無作者之意然而拖泥帶水瓦礫雜投谷
往論不勝瑕醇不勝駁于是有堆垛之弊有裝飾之弊
有畫蛇添足之弊有疊床架屋之弊有買不求益之弊
有外強中乾之弊有零星補湊前後不相貫注之弊此
非不欲潔也不能潔也潔之根柢在心心地不清穢氣
滿紙于何而能潔耶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大
豈文于何而能潔耶以其縱覽天下各山大川胷中無一
史公所以能潔者以其縱覽天下各山大川胷中無一
點塵氣故落筆疎宕擅絕千古然老泉尙嫌其因襲尙
書在傳國記國策以未盡傑議之甚矣潔之難言也

淵博家往往如此

文至王不而上之如不可勝用矣唐荆川博極羣書其
有才全付有編文編柳九武編何所不有而見之文字
者清真峭拔不染一塵歸震川之文推爲有明第一然
荒江老屋獨往獨來能與王李薰天之能抗衡角勝者
唯在淘洗乾淨得司馬子長之潔而已先生生當斯文
絕續之餘古調自彈抗懷獨立不阿世好不昵時腥不
以爲先生之心與先生之骨可謂潔矣潔故揮毫洒墨
抒寫性情詩既獨詣古人文更不可一世大都自根立
幹緣質生文率性而行信心而出如風行水上自然成
文不顧人世之我非亦不求人世之我是要期於自快

胸中而止嗚呼此玉地之至文也蘇子瞻曰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平淡則潔之至矣此誰先生足以當之披覽舊集名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自嘗落落孤行丁敬禮曰後世誰相知定吾友者字可生當並世不一吐詞牖耶狂瞽之言不罪不罪丁丑六月甬江徐文駒再拜謹上

復生竹垞先生書二

尊紀辱臨拜承手教洋洋灑灑博大昌明竊以為今上之不及古人者限於時也而要其一往情深耿耿不一磨滅則古今人各有至處絕不相掩倘謂今古之不止

及而已無論左國之外不復有左國班馬之外不復有

班馬韓柳入大家之外不復有入大家即以並世論之

班之與馬相去幾何柳之與韓相去幾何曾王之與歐

蘇相去又不知幾何也而要其耿々不可磨滅之精神

則彼此一律未可以優劣議之又如前明三百年作者

輩起他不具論其最著者潭厚如宋潛溪博雅如王子

充疎爽如方希直醇正如楊東里潔淨如歸震川峭折

如唐荆川沉雄如王道思皆一代作者負泰山北斗之

望然求其如左國班馬者無有也無論班馬求其如韓

歐入家者亦無有也得非時運使然才分各有所限乎

此則誠然

而要之一代有一代之文章其情至處各不相掩近讀
 門下尊集稱心而出文以情深不假裝點修飾之攻而
 潔淨精微言簡意盡以論本朝文字其為不朽之作萬
 萬無疑乃盛德揚謙深自挹損此正大君子虛受之意
 恐非定論也明文拙選頗費苦心敬呈一册以求鑒定
 其選事曲折詳具答趙王兩先生書今附列首簡并希
 郢削諸賾悉不宣

與門下士書

自列館以後車馬之喧頓絕應酬之跡漸稀焚枯啜茗
 傳經講義與二三子砥礪于寒檠傲榻之間解一疑送

一難頗謂此樂不淺齋居多暇因得肆力于古文自史

漢唐宋八家以暨明之景濂震川諸集橫列凡上取坎

瀾之聲琅々出金石左朱右墨丹黃燦然乃知韓子一

謂人之進未始不為退我之退未始不為進蓋有味乎

其言之也竊念天地英林清淑之氣結為文章造物者

鄭重秘惜不肯多予非個中人不能道始百倍于科名富貴宋元以前無

論已即如有明三百年自洪武庚戌至崇禎癸未其間

躡科第躋臚任者不下數千百人此數千百人之中大

半與草木同朽腐黃土為紗已為狐貉噉盡其磊落軒

天地者上之道德次之事功又次之則惟以文章名一

世耳故百人謂立言之上與立德立功共垂不朽蓋其
官得異常精采聲光氣魄歷久長新雖或廟社已非山川改色而若人
英林清淑之氣如星芒劍花千載不可埋沒由此觀之
君子可以知所輕重矣諸君子以超羣出類之才負通
經貫史之識倘能一頓發憤茹古涵今力以前賢自命
小難與累朝作者先後馳驅而乃愒時玩日寂寂未有
所表見豈不重可惜乎僕年來困頓无聊如嚴冬小草
不欺雪壓可謂際人生極不堪之遇矣而倔強排異之
字字自力不心終不屑以此旨貶方且培其根本養其元氣以待春
有三六暉之自至就令天地之氣有秋冬而無春夏亦當左圖

右中懸老名山將以萬世之傳一時之譏而泥諸子
之才之遇有遠過某什百者乎昔者魏晉之世清談廢
事崇以蕩陳慵懶自另風流此正晉人習氣其文意委
藉不振職此之由吾黨所當鑒戒也豈謂諸子賢者而
肯有意效之詞直意懇冀少資攻玉之助諸君子幸裁
察焉

國朝一十四家文鈔卷十九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烏程章躍春文魚參訂

少渠文鈔目錄

范增論

湯中丞雜記

奇奴傳

王山傳

俞老僕墓誌銘

書少渠文鈔目錄後

馮景字山公號少渠錢塘人國子監生年十七為古文
歲戊午游京師是時徵宏博之士公卿列其名將上

國朝一十四家文鈔卷十九 少渠文鈔目錄 一

辭不就窮經著書以老學者私諡文介先生杭先生莖
圃曰自景死吾杭遂無有以古文名者距今又五十年
後生晚進不知景之文不知景之學也景其將就湮沒
乎余讀其集即取其集中之所言者以傳之傳景乎恐
景之不得傳也

叢談 先生曰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
心定心定則道純純則充充則實充實則發於文輝光
施於事果毅又曰作文之法以簡爲高以潔爲貴不簡
不潔易薄弱而多蔓 愚按先生文讀頗作氣勢被被

見風骨其辛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燬於火外孫虞君

文弼得其解春集十四卷梓而傳之 先生無子女婿

虛敬甫存心有干文弼貫穿史學敬甫示子詩曰外祖

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云

丁 秀才子復曰山公古服勁裝清峭歷落於諸家別具面

目多釋經之作爾雅深厚自成一象之言稿爲盧抱經

先生較訂重刊似非西泠十子比也

少渠文鈔

范增論

蘇子瞻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言意不然
○洞○中○自○秦○并○而○來○秦所以速亡鉅鹿之戰也戰鉅鹿而勝羽將之也羽得
○引○兵○疾○渡○河○九○戰○而○大○破○之○者○殺○卿○子○冠○軍○而○代○將○也○引兵疾渡河九戰而大破之者殺卿子冠軍而代將也
○不○殺○宋○義○則○羽○不○得○將○羽○不○將○則○鉅○鹿○之○戰○必○不○勝○戰○不殺宋義則羽不得將羽不將則鉅鹿之戰必不勝戰
○不○勝○而○秦○亦○不○速○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其○興○也○如○火○不勝而秦亦不速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其興也如火
○焔○焔○增○曷○為○去○哉○且○宋○義○之○不○能○軍○也○審○矣○久○留○安○陽○焔焔增曷為去哉且宋義之不能軍也審矣久留安陽
○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當○誅○也○微○獨○羽○雖○沛○公○亦○必○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當誅也微獨羽雖沛公亦必
○斬○其○頭○於○帳○中○亡○秦○之○機○實○決○於○此○故○君○子○於○殺○宋○義○斬其頭於帳中亡秦之機實決於此故君子於殺宋義

事皆爲羽功不爲羽罪也。史稱增年七十好奇計。吾謂增老悖人耳。凡爲羽計皆左。何也。沛公來鴻門止從百餘騎而餘兵在新豐。此何異一跛牂入羣虎之穴。其滅也易。增果能用奇策。伏萬弩於灊山。芷陽間沛公間行。將安逃死。明知君王爲人不忍而顧欲坐上擊之耶。一夫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不敢止。五人間行至霸上。百萬之衆不能防沛公。君臣一出一入如履無人之境。安在增能奇計也。然則增宜何時去。吾以爲當在新安。阮卒二十萬人時羽逆天道失人心。城下之亡職此矣。亭有嗜殺如羽而能一海內者乎。沛公嘗曰項羽有一

湯中丞雜記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菴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蒞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非公一日閱簿見某日而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而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答其僕而

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裝屏為壽公辭焉啓
好字賜躬俱見
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
將行百姓號呼如見失母罷而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
日窮鄉下邑士女童與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城
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
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最難得做籠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
世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左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
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
李及知杭州在郡數年不雨吳中一物比去惟而白樂
天集一詞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

方 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
異日史

參參瑣屑 事關閱點綴具見全身

奇奴傳

甲子秋 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踞伏道旁
大呼萬歲 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
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
家奴也 上怒曰是而所應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
流諸關外監行伍伯路問曰若何為者朝中人林立少
若言耶為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繩繫

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鳥食飽其肉風沙揚其骨
 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
 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為人
 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願望臺省或
 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
 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起而為此吾常
 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
 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馮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
 人者不言適為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已
 納諫者特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為貴有位
 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耳儒其行真奇奴也已

王山傳

王山者歸安縣重潮村人生六歲其父鬻於婺人范堯
 章為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
 壯未有室為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
 訪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
 我病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匡而炊爨
 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
 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
 也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

山券而沒山竟留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
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隣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
烟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匱何山曰山力
能出出之不能則與匱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匱呼天
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
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
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
匱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俞老僕墓誌銘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
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仇家所陷囚
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僮
輩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薪始茂山家中爨不乏嘗
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
牽其裾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
絕袂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声規
誡予易之不以介意數加棘爲矛與隣兒十輩戰於園
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
笞子數十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

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閣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声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忤遂大奮於學康熙癸丑秋做虐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為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老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予凡易三稱見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遊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真相公矣遂稱王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益種種矣悲夫老僕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而薪予益泣歛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

其僕則名其實土李元蒼頭略相似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卷二十

歸安徐斐然鳳輝輯評

德清徐懋學惟敦參訂

望溪文鈔目錄

原人上

原人下

甲寅再示道希兄弟

讀孟子

書柳文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左忠毅公逸事

高陽孫文正逸事

書經陽王僉事家傳後

書潘九慎家傳後

送劉函三序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李剛主墓誌銘

萬季野墓表

曾孺人楊氏墓表

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

高節婦傳

書望溪文鈔目錄後

望溪幼時從伯兄百川學且側聞樅陽黃岡兩先生緒論卽深有意於古文安樂李文貞公見其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後在京師與萬先生季野遊先生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入家中惟韓歐氏於道粗有明其餘則資學者以優玩而已於

世非果有益也望溪於是輟古文之學不講而盡力於經學焉嗚呼望溪其亦幸而遇萬先生得與毛齊于閭百詩諸人分道而揚鑣也其亦不幸而遇萬先生未能與韓蘇歐會諸公並駕而齊驅也

叢談 沈氏廷芳曰先生曰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 袁氏枚曰望溪才力雖薄頗得古文義意竹汀少詹深鄙之與僕少時見解同中年以後不敢復爲此論蓋望溪讀書少而竹汀無書不讀以故鄙視望溪亦貢父笑歐九

之意不知古文之道不在書多 丁秀才子復曰望溪
氣歛而神靜意高而筆潔蓋欲以宋儒之理爲八家之
文者其用力亦甚艱矣以視靡蔓橫恣徒馳驟聲音采
色者豈不侷乎遠哉其論柳子厚以雄厲淒清醲郁爲
不牙取則左屈史漢皆在所棄必如揚雄之擬經而後
可也過矣

望溪文鈔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
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
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
君也而比俗之人狗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
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而
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怍於色怒
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

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亮劾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言曰：負國賊死，其定矣。由是觀之，劾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漢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恒

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改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酷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年二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兵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

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
 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篡弑之
 人列為侯王暴許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
 焉所向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
 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為天所絕故不復以
 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以還中更衰
 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
 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
 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
 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間得自
 脫於瘡痍之餘創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
 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
 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為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
 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歟

甲寅再示道希兄弟 錄二條

憶昔姻家有婦情姑嚴而不相中者其子頗是其婦母
 惠之語余曰吾兒所憚者子也子為我訓之翼日余至
 其家子婦敬聽告之曰凡為人子暱其妻而不責以事
 父母是以倡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倡女交而望其孝于
 吾父母者乎凡為人婦暱其夫而不順于舅姑是以估

國朝十四卷之三十一
客待其夫也。世有媼女而致孝于估客之父母者乎。歸
至家。姑姊妹皆責余曰。不畏其深怨乎。余曰。彼深怨則
心已爲之動矣。編於家訓。子將娶則審以喻之。

古者自王后以及列士之妻。皆躬織紵而庶人以下則
衣其夫。王后之禮職。女史糾之。而監以王之師傅。民家
之女功。鄒長稽之。而達于鄉遂之長。一日廢其職。怠其
事。則過愆集之。如是則貴者安得恣睢以適已。賤者尙
敢勃谿于舅姑之側乎。今之士古之庶人也。繼自今。凡
來婦者。縱不能衣其夫。衣裳必自製。以屬工人者。值勿
給。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
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
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
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
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
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
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
而已。既揭五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
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

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迫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為誠。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為始事可也。

書柳文後

子厚自述為文皆取原於六經。甚哉其自知之不能審也。彼言涉於道。多膚末支離。而無所歸宿。且承用諸經字義。尙有未當者。蓋其根源雜出。周秦漢魏六朝諸文家。而於諸經特用為采色。声音之助爾。故凡所作效古。而自汨其體者。引喻凡猥者。辭繁而蕪。句佻且稚者。記序書說雜文。皆有之。不獨碑誌。仍六朝初唐餘習也。其雄厲悽清醜郁之文。世多好者。然辭雕工。尙有町畦。非其至也。惟有讀魯論辨諸子。記柳州近治山水諸篇。縱心獨往。一無所依藉。乃信可肩隨。退之而嶢然於北宋諸家之上。惜乎其不多見耳。退之稱子厚文必傳無疑。乃以其久斥之後為斷。然則諸篇蓋其晚作。與子厚之斥也。年長矣。乃能變舊體以進於古。假而其始學時。即

國朝四家文金卷二十一
知取道之原而終也天假之年其所至可量也哉

書歸震川文後

昔吾友王崑繩目震川文爲盧庸而張藝歎則曰是直
破入家之樊而據司馬氏之奧矣二君皆知言者蓋各
有見而特未盡也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
狗請者之意襲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其
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
天屬其尤善者不俟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
隱共氣韻益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於歐曾而少更其形
貌耳孔子於艮五爻辭釋之曰言有序家人之象系之
曰言有物凡文之愈久而傳未有越此者也震川之文
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
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豈於時文既竭其心力故
不能兩而精與抑所學專主於爲文故其文亦至是而
止與此自漢以前之書所以有駁有純而卓論要非後世文
士所能及也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
寒從數騎出微行人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
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

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
 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
 及左公下厥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關助伺甚嚴雖家僕
 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且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
 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履背筐手長鏡
 為除不潔者引人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
 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
 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撮背目光如
 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
 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味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
 速去無俟姦人搆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自
 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
 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
 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旬有警輒
 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便卒十人
 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
 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
 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
 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
 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望溪

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芥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
 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畧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
 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
 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倘物自奉人莫之非加不
 能雖毀身家責難追况儉穀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
 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
 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所謂能致其身也好衣甘食吾為秀
 才時固不厭自戒進士釋褐而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專任非忍饑勞不能

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体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
 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
 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
 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逼
 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目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
 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已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
 而熹乎天下者非躬的。確。精。深。力。身。我。持。而櫛乎有聞於聖人之
 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
 之人實不能容易信及豚魚媚疾之臣乃不若豚魚
 之可格可不懼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與其時非無姦險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險陰賊之臣必巧適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爲哉涇陽王僉事徵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懷宗愍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卽慕諸葛武侯演八陣圖傲不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宗居見流賊狂倣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屢令

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克弁無從煽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陪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爲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久鎮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可解於逆關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紆國難而終奪於姦險豈非天哉少師爲諸生時卽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爲己任益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爲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濟寧諸生
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
兒於燔薪匝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恭惟明之亡事與
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眾非有離心也無
食無兵城堙池圯泉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
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廟哭
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
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懷宗
愍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斬喪矣其未

雁門戶之禍如惡高陽盧義興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
奸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
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庸鄙忍心之
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闕其慮而朋
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
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為
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土莽藜藿沸於下土崩魚
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遇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
恣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陰奪其鑒使嗜奸
人之疾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

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于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為，夫能為衆人之所為，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斯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極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譏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投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

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沉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于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嘆，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于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為撓君之言者，自以為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于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

以爲謫張頗傲背于中庸之言也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爲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眾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疾因怡其喪自杪冬涉三月土旬廼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爲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隱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譎易詩書治

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蓋基于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竟余說雷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寧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爲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爲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其事必始于慎獨而終于獨立不懼遊世無間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此○之○謂○善○也○之○謂○輔○仁○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蓋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孝之友日誰誘於外而妻子交誼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

自墮其力也

李剛主墓誌銘

李堪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慈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于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于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礙于身心施于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黧然者久之通自心以

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濶見剛主而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白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廷經師主闔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旣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

子爲是以來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
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慨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
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
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
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
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
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
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
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于程朱也。今中朝如
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

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
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
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
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
載經說中已鑄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
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
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
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
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弟喪終。則
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

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余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
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
矣。剛主言溫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述之者不覺
自歛。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
師學以令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
可以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
本無岐。各從所務。安用詆媿。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
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
會亦報。稟命有羅。師門九原。相見空無。聞言。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
公公。旣歿。有弟子曰黃宗羲。梨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
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克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
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
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游學京
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
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日子於古文。信有
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
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

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預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好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行異矣。况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

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士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士，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

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
 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捐
 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
 以古文為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
 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
 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
 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於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
 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
 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八人之室始而周其堂
 復屢偏焉繼而知其備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

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
 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
 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為此非徒
 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好之
 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為吾更擇能者而授
 之季野自志學即以前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
 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
 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余在側其史藁及羣書
 遂不知所歸余迺遭輓輶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既未獲
 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

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沒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歿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起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叙列而獨著其所門明於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季野一生心血盡在明史叙述詳明精富足以傳矣

曾孺人楊氏墓表

孺人姓楊氏江寧人邑諸生曾榮之妻余姊夫沂之母也姊性純直嫁之日吾父母戒行常以官事

久之熏然成和及孺人歿乃時與姊夫不相中然後知孺人之德能甄陶子婦而論其志也姊夫少孤季父遠游委以家事二十年內外帖帖及孺人歿姊夫始見惡於季父違言日彰然後知孺人之才能調劑叔姒而使之無間也始曾君為諸生甚有名館富室常屏滋味甘蔬食而平生不聞信奉佛法沂既長有舉以叩者歸問母孺人日爾父歲時伏臘御食於先姑未嘗厭甘毳而居外則然窺其意以母老艱苦食淡不忍自饜飲耳用此又知孺人之賢能探其夫之微志而禡之于身後也姊夫及姊屬余表孺人墓已踰再紀雍正三年春余假

滿北上，姊夫走送於河干，復出其父狀求合表，且曰：更遲之，吾不及見矣。又二年，余益病衰，恐終負前諾，乃序而錄之。會君早世，行未著，按其狀皆瑣語，故獨取孺人所稱而附見焉。孺人卒于康熙某年，年六十有七。距會君之卒三十有四年。以某年月日，耐塋于某鄉某原，會氏族故不繁，沂無子，再從無可嗣者，有女適林氏子元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長而客遊四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而爲泯交。己丑庚寅間，余類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

那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

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于四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阜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考。

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
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
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于難又
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
得此恨有終極耶

嗟子精爽之惘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閔兩心之所期兮
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
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
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
喪慶以塋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
家冬春間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
返役而洙死已浹月矣始商平有子三人余皆見其孩
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
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
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余
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副其宗
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
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襍米鹽無幾

微軼生瑕。鬱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思。而不愆於義。余每歎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于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鄒東江寧義塚。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嗟爾生兮。震怒罹百憂兮。連延蹇孤遊兮。局窄命友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兢兢羗地下兮。相從江之于兮。淮之泅。翳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訶兮。無失。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交行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尙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

八其室架上書數千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
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而二喪下棺則并藏焉
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而良材爲具棺槨疾將革
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舍殮雖改葬
親身之槨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
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
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
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
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已久
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一得寓目焉改并著於篇
傳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母使遂沉沒也

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
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
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
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
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
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蔬食終
其身家人重其義改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
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

死姑楊氏故婦也。閏六月又死。時任氏偉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携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婦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妾夫楚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託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于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

與

高節婦傳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爲妹。瞻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卽無累兄。但望母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尙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窵半直立。舊卽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衛。婦人貧無

依者多儻居爲市人終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
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
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
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
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
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鷄初鳴起洒掃奉匱
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
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
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
留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幡然曰髮身無疾瀝掃盥

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
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
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童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
指示子孫婦嘗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云

國朝詩文卷之二十一 聖樂
一曰 聖樂之始

三

計示乎... 賦五言其... 詩人... 賦五言其... 詩人... 賦五言其... 詩人... 賦五言其... 詩人...

48-12775

